

新編金瓶梅

增鄂王世貞州縣

宋紀
附契丹

真宗

諱元佐更名彥章字之勳封襄王卒立爲皇太子太宰明帝

五〇常憲仁慈愛作

帝親征不獲祥符天曆制作分經奏長元年契丹大入寇向微宸準勸

戊戌

大正六年

春正月辛酉詔求直言○監時有星孛

於營室

字註也。氣所生言其字有所妨。
故闢之。不問之貌。營室北方宿也。

呂端三應當在齊魯分帝

曰朕以天下爲憂豈直一方耶詔求直言避殿減膳釋杖罪以下囚三

田錫
上疏

日而彗滅田錫自知集賢院出知泰州會星變上疏

夏州又不合呼之為趙保吉是時事誤之大者密院公事宰相不得

與聞中書樞密使不得預議致兵計不精國計未善

對將行又上封事帝曰卿第去不半歲召卿矣事有當面聽棄傳

赴闕

周師曰彗星見而詔求直言初政此庶幾有恐

實矣

遣使按諸路逋負悉除之○於是除逋欠二千餘萬

釋囚三千餘人始用三司判官王欽若之言也

呂居仁曰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熙寧以後之小人易知熙寧以前之小人難識蓋自古小人之所以誤國者聚

擇人納

辭也嚴刑也用兵也而宋之日為小人者自欽若丁謂始然欽若則請蠲負釋繫囚丁謂則請罷兵撫蠻寇與君子之處事可異惜其入政府以後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故當時知二子之姦者王旦李沆而記

袁了凡曰理督未已氏病不能勝將啟蠲之欽若得言即夕命吏具

其數翌日先奏真宗嘉納之卒用為相使賓古不欲獨上將融使並奏而欽若從之不謂服善之勇即使欽若能贊其決即附名同奏不其誦仁義耶必獨奏以竊其功何也雖然賓古一念天下陰被其賜功不必自我出可耳昔晉梁山崩伯宗路受絳人之言以告於公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續乎張善也欽若攘人之善而卒之天書符瑞諛蕩上心致煩賦重役以困小民天下頌其功未幾而被其禍無窮孔子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豈不信乎

五月戊午朔日食○十月己酉端季至溫仲舒夏侯嶠罷○目端器

量寬恕知大體帝深重之每見其人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姿

儀環大環古回反美也宮庭陞峻特令梓人為納陞焉尊者之階曰納陞謂從中階而陞也至是

以疾罷相

擬宋以

張齊賢

李沆平

章事謝

表

齊賢以

及君自

皇王之

道非有

跡

治道此

陳爲先

以張齊賢李沆同平章事向敏中叅知政事楊礪宋湜爲樞密副使

鑑齊賢慷慨有大略每以致君自負嘗從容爲言皇王之道而推本

其所以然帝曰朕以爲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帝

嘗問沆以治道所宜先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

問其人沆對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帝又語及唐人樹黨姦邪難辨

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爲直姦邪是也帝

久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

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帝嘗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啟卿

無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人臣有密啟者

奏

非讒卽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左傳鄭前效尤注效學也尤過也謂彼作過而我效之也

袁一凡曰

李沆對使者引燭焚天子詔猶曰宰相也唐何易於窮邑下吏也焚天子詔以一身易萬民之命不益異乎

編已亥二年

契丹統和十七年

春閏三月旱求直言

書予其能遇災脩省也

○轉運副

朱沆符直言

使朱台符上言略曰陛下踐祚以來彗星一見時雨再愆彗星見者兵

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宜重農以積粟簡卒以省費專將帥之任

慎守令之選以

以安邊慎守令之選以惠民捨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爲計矣

發明

帝前以彗而詔求直言此因旱而亦求直言可謂有乾乾惕厲之意而非玩災忽變者比矣

真宗有

夏六月樞密使兼侍中魯公曹彬卒○彬疾帝臨問因詢以契丹

屈節爲

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委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爲

天下蒼

上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卽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

璨瑋皆堪爲將

曹彬仁恕清慎

宋良將第一

事可言臣子璨瑋材器可取皆堪爲將然璨不如瑋及卒帝哭之慟彬

性仁厚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

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人

給宗族無餘積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彬爲宋良將第一

發明卒具宮爵美之也潘美曹彬二人而已

丁南湖曰周太祖貴妃張氏彬之從母也是以太祖世宗待彬恩寵獨至故彬亦自謂周室近親後泰內戚夫彬之功業爲宋

則是矣而其情義之爲周則非也惜乎贊彬者罕能道此

七月以王顯爲樞密使

文仲等爲翰林院侍讀學士邢昺

侍講學士○侍讀侍講之置自此始○八月樞副楊礪卒帝謂

礪介直清苦何遽亡也卽昌雨臨其喪礪居委巷車馬不能入

帝為步進

冬十月契丹隆緒入寇侵瀛州

今河間府

圍之數重左右請都部署康保

裔易甲以遁保裔曰臨難無苟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決戰數十合殺

傷甚衆兵盡矢絕而援不至保裔宋順死之

帝聞保裔死優詔賻之贈郎中錄其二千一孫

十二月帝自將禦契丹次于大名

後契丹知帝親征乃縱掠而去范廷召追敗之

丁南湖曰

功貴求成徒以老母何益康保裔被圍之時或教其易甲以遁且以老母何勇耶史謂死雖傷勇終異苟免功雖無

成志有足尚故取為忠義

列傳之首所以勸死忠也

綱庚子三年

契丹統和十八年

二月王顯罷以周瑩王繼英知樞密院王旦同

知院事

○初以爲翰林學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

致太平者必此人

必此人也

四月太子太師呂端卒其子十一月張齊賢免○齊賢與李

沆不相得自帝三朝會齊賢沆遂坐免

張時泰曰神失儀小過也遽免臣大失也觀此知李沆不容齊賢失矣時患無辭以去之故因酒失免之耳此與鵠冠之

義畧相似觀分注則得其意噫齊賢酒失之免文譏盛德之累乎

辛丑四年契丹統和十九年春二月詔群臣子弟補京官者試一經○鑑以

呂蒙正向敏中同平章事主旦參知政事○鑑六月詔賜九經於州縣

學校及聚徒講誦之所

秋八月以張齊賢為涇原諸路經略使○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

鈔劫益甚乃遣齊賢行邊齊賢言靈武孤城靈武郡名在陝西寧夏衛城南必難固守

徒使軍民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

議靈州之張齊賢何亮復

擬宋賜

九經於

學校及

聚徒講

誦之所

謝表

張齊賢

靈州之

議

何亮復

安邊晉

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捨之則戎狄之地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二

名宋改為環慶路今慶陽府及環縣是也

至靈武凡千里故西域戎狄合之為一二患也冀

北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無匹馬南來咸取足乎西戎既割分為二其

問何亮安邊之

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為西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秦涇儀渭之西

言三忠

同如

北諸戎是也如捨靈武則合而為一受賊桀黠點點吉挾諸戎不得貢馬

議靈州

棄守之

則不知戰馬從何來三患也請築漣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靈

宜

靈州乃

武居絕塞之外不築此二城為唇齒與捨靈武何以異哉帝猶豫不能

地必爭之

決詔群臣議棄守之宜楊億言棄之便輔臣咸以靈武乃必爭之地苟

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保吉未死靈武非朝廷有

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

矣帝不從齊賢又請募江南丁壯以益戍兵帝曰此不惟人心動搖耶

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甚不便也寢其奏

富弼曰

戍守之兵自古以客軍為非便蓋不諳邊事之艱苦不識

而精也真宗不從齊賢

之請得守邊之策矣

呂居仁曰

靈州之議當以輔臣之言為是而李沆楊億之言為非蓋

真宗得守邊之策
輔臣之言為是

州不可城靈州不可棄也故何亮上安邊書而後韓魏公深以亮之言為然

諸里齋曰

按靈州之地廣方千里表裏山川此真宗所授於祖宗而

問靈州之取舍

州不可為強而宋人乃委而棄之非籍盜糧乎使其時朝廷有備禦

所議孰得靈州

之資聲援自導不致匱乏則保吉豈能得志耶裴濟刺血書奏而援

之棄取所議孰

足恤李沆而亦為是言哉是以知宋之君臣偷安苟幸以馴致靖康之勢然也

當請詳

言之

綱王寅五年二月春三月起保吉陷靈州知州裴濟死之○目先

是保吉反陷清定軍濟知靈州謀輯八鎮與屯田之利民甚賴之保吉

刺血染

大集蕃部來攻濟被圍餉絕刺指血染奏求救兵不至城遂陷濟死焉

奏

悔不川
李沆之

保吉以州為西平府居之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詔王超屯求與軍

言

周軻曰

濟以孤城抗數萬之虜兵少援絕身死土事可哀也已夫

裴濟身
死王事

至者則相君謀國亦疎畧矣豈不深可惜哉故綱目於裴濟特書死之以著其全節之實

綱秋九月召种放為左司諫直昭文館○鑑初放母卒詔賜以粟帛紙

明王之
治愛民

錢至是召至放以幅巾入見於崇政殿命坐與語詢以民政邊事放曰
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不對○目即日授左司諫直昭

愛民惟
徐而化

文館明年請暫還山許之遷起居舍人放既還後數朝京師東封西祀

杜鎬
北山移文

無不預祿賜既豐頗飾輿服置田長安強市爭訟時議薄之杜鎬嘗因

宴餞賦詩誦北山移文以譏之放不之愧參考周倫隱於北山後應

假山靈之意移之發明種放隱士耳曷為不書隱士而直書召種放若

故云北山移文其可以全德目之哉

復以張
詠知益

綱癸卯六年契丹統和二十一年四月復以張詠知益州國帝以詠前在蜀治

政優異自永興徙知益州民間詠再至皆鼓舞相慶詠威惠並行政績

得卿無
西顧之憂

益著下詔褒美且令巡撫使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

呂氏中曰

李順之黨方息而劉旻與劉旻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

耳然安李順之黨者改詠也乎劉旻之亂者亦張詠也代以牛冕則

王均反牧守其可非其人乎張詠使蜀者再真宗曰得卿治蜀無西

顧憂此為蜀擇詠非為詠擇蜀也

袁了凡曰

此柳終不脫詠怒其悖即斬之呂公弼從知成都府其治

尚寬營卒犯法當杖打不受曰寧以劾死公弼曰杖者國法汝自請杖而後斬之宋世守令以格外行事法外殺人於以見馭守令之寬故不肖者步縱其惡而豪傑往往得藉以行其志今則守令之權漸奪自吾十至杖百僅得專決而徒一年以上必申請待報往返詩駢經句月始得行則文案益繁而狴狂之淹係亦多矣

綱以寇準為三司使陳恕罷

謂鹽鐵度帝初即位常支戶部也

陳恕不準府庫

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

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回求館穀之

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耳恕薦準為準代恕無不循其舊貫

恕薦

恕精於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掌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

畢服

綱鑑

卷二十九 宋真宗

七

陳晉公
不答錢穀之問

陳公之
為忠遠

呂三
居相位

田錫
魏徵李

悉錫焚

田疏

田

龜鑑曰陳晉公不答錢穀之問而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
恐生後心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何其簡而切婉而直邪嗚呼
謂上景德會計錄而封禪定林特上祥符會計錄而天書成陳公
之為慮遠矣

丁南湖曰陳知事太宗多年慣掌財賦不過一能吏耳及事真宗而
不奏錢穀以防其君之奢侈可謂愛君者舉代而得寇準
取士而得王魯可謂知人者但取上之際務黜南人以避嫌疑誠非
君子之所為也惜夫

鑑九月呂蒙正罷蒙正以疾力辭乃拜太子太師封萊國公宋自有天

下三居相位者蒙正趙普耳○**綱**十二月右諫議大夫田錫卒○**鑑**錫

性鯁介寡含嚴恭好禮舉魏徵李泌之為人居諫者盡言不諱封疏五

十三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以賣直邪及卒帝惻然曰田

錫直臣也天但奪之速耶**發明**田錫言事無隱則其不負諫職亦多矣

張時泰曰世號陽城為直諫然激於昌黎之論若錫者無所為而
者也其賢於城也多矣

問宋田
錫以直
臣著各
封疏五
十三奏
可得聞
其客與

曹瑋請
滅德明

宋史斷曰人君論功行賞必以武臣為先而不及於諫諍之士蓋以

則封坊錫爵之彝典也殊不知武臣之功能平已然之禍亂諫諍之
力克明先見之危亡破凶誅黨天下肅清較之武臣功孰居古宋之
田錫真其儔也故田錫之居言職凡封疏五十三章因入辭則陳軍
國機要者一朝廷大體者四求直言則言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
遺不舉其職開寶塔成則日眾以為金碧熒煌臣以為塗膏鬻血歲
或大旱則曰此實陰陽失和燮理倒置夷狄深入則請大駕親征將
帥無功則取聖慈裁斷其忠諫之益何如耶惜乎真宗覽其遺表徒
能嘆其天奪之速而不能昭其直諫之功也

鑑趙保吉死子德明嗣環慶邊臣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撫之帝乃賜德

明詔令審圖去就曹瑋修之上言繼遷擅河南北二十年使中國有西

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

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為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綱甲辰景德元年癸丑統和春正月皇太后李氏崩諡曰勝德

七月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李沆卒○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

憂勤足

為聲

或至肝食王且歎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

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且以為不然沆又曰取四方

旱盜賊

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為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

人主當

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

使知四

方艱難吾老不及見此叅政他日之憂也下謂始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於沆

叅政他

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

口之憂

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沆嘗言居重位無補

李沆不

用丁謂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

他日當

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宰相如論